

居民财富不平等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陈 怡, 戴雪婷, 钟楚楚

(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学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摘要: 居民贫富差距是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过去30年间,财富研究作为经济不平等领域的核心问题引起了相当关注,有了重要的新进展。但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关键概念、基本建模和研究方法上的挑战。围绕财富不平等的度量、财富分布的特点、财富不平等的代内和代际因素等相关理论进展以及财富不平等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并述评,同时展望了未来财富不平等的研究,特别是在财富及财富不平等影响因素的传导机制问题、财富及财富差距的跨国比较问题、以及应对财富不平等的政策探讨等方面,指出了未来财富研究需要特别关注的一些关键领域。

关键词: 财富不平等;帕累托分布;生命周期模型;顶层收入;财富积累过程

中图分类号: F12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21)02-0003-14

一、引言

居民贫富差距是社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居民贫富差距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收入差距,二是财产(财富)^①差距。当前,学术界对收入差距的研究较丰富,但对财富差距的研究较缺乏。收入只能部分反映可用于支持人们消费的经济资源。居民财富的存在使得居民消费能够超过其收入,或者可以消费少于其收入以积累其财富。因此,在分配领域的研究中,对财富问题的探讨不可忽视。目前,财富作为社会分层的一个独立且重要的维度已被广泛接受(Killewald A. et al. 2017)^[1]。近年来,居民财富不平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达到了历史较高水平。美国自1970年以来,欧洲从1980年以来出现财富不平等上升(Piketty T., 2014)^[2],这个数据在中国也在增长(罗楚亮 2018)^[3]。在此背景下,过去30年间财富研究作为经济不平等领域的核心问题引起了相当关注,并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进展,本文将结合文献回顾,对居民财富不平等的关键问题进行梳理,包括财富的界定及其复杂性、财富不平等的度量以及财富分布的特点、财富不平等的代内和代际因素等相关理论的研究进展以及财富不平等的经验研究现状,并加以述评,最后,对未来财富不平等的研究提出合理展望,特别是关于财富及财富不平等影响因素的传导机制问题、财富及财富差距的跨国比较问题以及应对财富不平等的政策探讨等都是未来财富研究需要关注的关键领域。期望通过本研究综述,能明确当前财富研究的挑战和风险,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财富研究能朝着更多的共识迈进。

二、财富不平等的理论研究

(一) 财富的界定及其复杂性

财富通常被看作是一种资产存量,一种衡量所拥有资源的指标,或者是经济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

① 国外文献中大多使用“财富(wealth)”这一表述,而国内学者还使用“财产”一词,本文中两者同义。

收稿日期:2020-1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外财富差距与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15BJL018);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贸易开放、政府财政支出与贫困”(KYCX19_1516)

作者简介:陈 怡(1976-),女,江苏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学。

(OECD 2013)。^[4]财富的界定比收入更具挑战性。如何更科学地在一个家庭/个人生命周期的某个特定时点区分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分析单位的选择(家庭还是个人)、是否考虑家庭规模的差异以及哪些资产被包含在内,这些都是在财富研究中需要明确界定的。对于大多数的研究目的而言,标准的财富概念是指当前的净资产,通常被定义为家庭资产^①的货币价值与负债总额之间的差额(Cowell & Van Kerm 2015)^[5],可以表述为下式:

$$W = \sum_{j=1}^m p_j A_j - D \quad (1)$$

其中, A_j 是家庭拥有的资产类型为 j 的数量, p_j 是资产类型 j 的价格或单位价值, D 是家庭未偿债务总额。该定义也被国内的学者所采纳,如梁运文等(2010)。^[6]财富的度量比收入也更为复杂:其一,哪些资产被包含在内?是否将某种财富形式包含进来可能对衡量财富不平等有较大影响。其二,这些资产的价值如何计算?即对某种资产 j 是使用市场价格还是某种类型的估算价格。其三,一些家庭在既定时间点可能会出现净资产为负的情况,因此式(1)有存在负值的可能性。上述几点使得财富不平等的度量更为复杂。

在实践中,要明确家庭微观层面的财富统计中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涉及的主要问题:一是对各种金融和非金融资产的范畴进行界定^②,通常资产主要由非金融资产而不是金融资产组成,而居民主要房产通常占非金融资产的大部分份额(甘犁 2013)。^[7]二是一些资产(如养老金)是否纳入财富的界定范围。把养老金财富纳入净财富的做法对财富分配的度量会产生影响^③。

(二) 财富不平等的度量

度量财富不平等比度量收入或消费不平等更具挑战性,这是因为大多数财富调查中会存在相当一部分观察值为负值净资产,同时财富分布会出现偏态以及厚尾分布,导致稀疏极值数据的出现。首先,这些特征尤其是负值净资产的存在,使得一些不平等的传统度量方法不再适用,如泰尔指数在净资产的度量中受限。其次,负值净资产的存在也需要设计不同于通常用于收入分配的参数模型。这些问题对于计算财富不平等、模拟财富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要对整体净资产的不平等进行度量,须使用能对包含负值净资产在内的观察值进行不平等度量的工具,然而这严格限制了不平等度量指标的选择^④。

1. 规模无关的(相对)不平等指标

在通常使用的与规模无关的不平等度量方法中,只有变异系数式(2)、相对平均偏差式(3)和基尼系数式(4)可用于财富不平等的度量,由下式分别给出:

$$I_{CV}(F) = \frac{1}{\mu(F)} \sqrt{\int [w - \mu(F)]^2 dF(w)} \quad (2)$$

$$I_{RMD}(F) = \int \left| \frac{w}{\mu(F)} - 1 \right| dF(w) \quad (3)$$

$$I_{Gini}(F) = \frac{1}{2\mu(F)} \iint |w - w'| dF(w) dF(w') \quad (4)$$

其中, $\mu(F)$ 是 F 函数的期望。显然,如果财富分布发生规模变化,即所有财富观察值都乘以任意正数,那么上述式(2)——(4)的所有度量结果都保持不变。用洛伦兹曲线来改写式(4)可获得等效表达式:

$$I_{Gini}(F) = 1 - 2 \int_0^1 L(F; q) dq \quad (5)$$

式(5)的含义是,基尼系数为主对角线和洛伦兹曲线之间区域面积的两倍。

① 为方便起见,这里以家庭为分析单位,未考虑家庭规模和组成方面的差异。

② 在经验研究中,具体哪些项目被包含在内,通常需由调查机构的数据可得性来决定。

③ 多数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各国养老金对财富的均衡效应存在重要差异,但当养老金财富包含在净财富中时,财富不平等的程度要低得多,即各国对养老金的支出减少了财富不平等。

④ 如存在负值情况下,不平等度量指标的选择排除使用诸如涉及 $\log(w)$ 或 w^c (除非 c 是正整数)来进行测度。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财富的均值大于零时,洛伦兹曲线 $L(F; q)$ 才能很好地定义负值财富^①。如果财富的均值小于或等于零时,则会影响上述式(2)一式(5)这些与规模无关的(相对)不平等指数的度量,而不仅仅是直接基于洛伦兹曲线计算的不平等指标(如式(5))。出于这个原因,考虑使用与“相对”不平等指标相对应的“绝对”指标是可行的。

2. 与转换无关的(绝对)不平等指标

与式(2)一式(4)相对应的“绝对”不平等指标可以通过将每个表达式乘以 $\mu(F)$ 来得到。对应式(2) I_{CV} , 就有标准偏差或其平方及方差; 对应式(3) I_{RMD} , 有平均偏差; 对应式(4) I_{Gini} 是绝对基尼系数:

$$I_{AGini}(F) = \frac{1}{2} \iint |w - w'| dF(w) dF(w') \quad (6)$$

以上提到的这些“绝对”不平等指标与转换无关,这是因为,如果对所有财富值加上或减去任何常数,则不平等指数的值保持不变。此外,也可以使用如式(7)这类可分解的绝对不平等指数:

$$I_{AD}^{\beta}(F) = \begin{cases} \int [e^{\beta[w - \mu(F)]} - 1] dF(w) & \text{if } \beta \neq 0 \\ \int [w - \mu(F)]^2 dF(w) & \text{if } \beta = 0 \end{cases} \quad (7)$$

其中, β 是可能取任何实值的灵敏度参数。显然,情形 $\beta = 0$ 时, $I_{AD}^{\beta}(F)$ 仅为方差; 如果 $\beta > 0$, 那么 $I_{AD}^{\beta}(F)$ 通常等同于给出的 Kolm 指数:

$$I_{Kolm}^{\beta}(F) = \frac{1}{\beta} \log(I_{AD}^{\beta}(F) + 1) \quad (8)$$

(三) 财富分布

除了上述度量财富不平等所涉及的技术性问题之外,在进行经验性研究工作之前还需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即是通过财富分布的统计“模型”间接进行财富不平等比较,还是通过直接来自对家庭或个人的样本进行财富不平等比较。这里的“模型”是指用于表征全部或部分财富分布的特定函数形式。实际上,可以有三种方法来进行不平等比较^②: 一是非参数方法。直接使用财富观测值进行不平等比较。二是半参数方法。使用函数形式对分布的一部分(通常是上尾部)进行建模,并将财富观测值直接用于分布的其余部分,如果数据在上尾部稀疏或不可靠,则通常使用该方法。三是参数化方法。对所有分布使用一个模型。显然,第二种和第三种方法需要指定函数形式 F , 这立即就会引发一个问题: 什么是一个“好”的函数形式? 首先,这些模型在表征真实世界的分布方面表现如何? 其次,是否有理由认为特定的函数形式与合适的财富分布经济模型相关联。

1. 顶部财富分布: 帕累托分布

收入和财富分配偏向右侧,显示出较厚的上尾分布,即大量且缓慢下降的顶端收入或财富份额。事实上,这一统计特性基本上决定了财富不平等状况,并能描绘大部分国家在多数时期的财富分布, Pareto 引入的该分布关键特征是财富大于 w 的个体的比例 p_w 的对数与 w 本身的对数之间的线性关系。帕累托分布描述了一种被称为衰减的分布,正如幂函数一样,表现为“厚尾”分布^③。后人称其为“帕累托法则”。财富的厚尾分布也有相应的证据, Vermeulen (2014)^[10] 对美国 and 几个欧洲国家的研究, Clementi & Gallegati (2005)^[11] 对意大利的研究都支持财富呈厚尾分布的事实。

① $L(F; q) = \frac{C(F; q)}{\mu(F)} = \frac{\int_w^w w dF(w)}{\int w dF(w)}$, 该式中如果 $\mu(F)$ 为正, 那么洛伦兹曲线在财富为负的部分下降, 并有 $w=0$ 的转折点, 洛伦兹

曲线仍然是连接(0,0)和(1,1)的凸曲线。洛伦兹曲线也在 $\mu(F)$ 为负的情况下被定义, 然而形状截然不同, 这时的曲线位于完美平等线上方的任何地方, 并且是凹形的而非凸形的(Amiel et al., 1996)^[8]。

② 关于收入分布参数模型的综述, 参见 Chotikapanich et al. (2012)^[9] 的相关论述。

③ 对于所有 $\lambda > 0$, $\lim_{y \rightarrow \infty} e^{\lambda y} [1 - F(y)] = \infty$, 如果尾巴厚于指数, 则分布 F 被认为是“厚尾”。

在模型上,收入和财富分布的上限通常由帕累托 I 型(或“幂律(power law)”)分布描述。在讨论收入或财富的情况下,这种分布预期只能在上尾部,即高于某个最低财富水平 w_0 。帕累托分布是描述顶部财富分布的模型,它有时被用于模拟福布斯富人名单中的财富分布。

帕累托 I 型分布函数为: $F(w) = 1 - [w/w]^\alpha$ $w > \underline{w}$ (9)

因此,密度为: $f(w) = \alpha \underline{w}^\alpha w^{-1-\alpha}$, 其中 α 是捕获分布的上尾部“权重”的参数,并且 \underline{w} 是“定位”分布的参数。财富大于或等于 w ($w > \underline{w}$) 的人口比例为 $p_w = 1 - F(w)$ 。帕累托图的线性遵循(11)式:

$$\log p_w = \log \underline{w}^\alpha - \alpha \log w \quad (10)$$

2. 整体财富分布

帕累托分布用于描绘财富分布的上尾部,但它不适合模拟整体财富分布。整体分布的函数形式还需对分布中的较低部分进行建模。典型的收入分布分析的选项包括对数正态分布、伽马分布(Chakraborti & Patriarca 2008)^[12]、Singh-Maddala 分布(Singh & Maddala, 1976)^[13]、Dagum I 型或第二类更灵活的广义 Beta 分布^①。所有这些模型都被定义为具有严格正值的随机变量,因此这些模型都不适用于涉及零或负值观测值的财富分布。

解决财富分布这种特殊性的实际方法可能需要与“转移”或“移位”分布一起考虑。这包括增加一个移动参数并将财富分布指定为 $F^s(w) = F(w + c)$, 其中 F 是在正半值线上定义的常规大小分布(例如对数正态分布)函数,并且 $c > 0$ 为针对分布滑入负半值线的移位参数。对于对数正态分布,这个模型被称为移位对数正态分布。虽然比较简单,但该方法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缺点。首先, c 参数的估计可能存在问题。其次,该模型假定在零点具有连续性,但这在对于净资产分布的应用中可能存在问题。

Dagum(1999)^[15]提出了一种结合三个独立模型的更为精细的方法:对于负值采用指数分布,对于零采用质点(point-mass)和对于正值采用 Dagum I 型分布。

$$F^D(w) = \begin{cases} \pi_1 \exp(-\theta w) & \text{if } w < 0 \\ \pi_1 + \pi_2 & \text{if } w = 0 \\ \pi_1 + \pi_2 + (1 - \pi_1 - \pi_2) (1 + (\beta/w)^\alpha)^{-\gamma} & \text{if } w > 0 \end{cases} \quad (11)$$

其中, π_1 和 π_2 分别是负数和零的份额, α , β 和 γ 是正值数据的 Dagum I 型分布的参数, $\theta > 0$ 是负值数据分布的形状参数。较低的 θ 值会导致负半值线左侧较长的尾部,但指数分布规范能保持相对较快收敛至零(与上尾部不同)。此外, Jäntti et al. (2012)^[16]还用参数模型中的 Singh-Maddala 模型取代了 Dagum 模型,以实现收入和财富的联合分布。

以上混合分布能够综合描述整体财富分布,允许财富样本数据中常出现的负值净资产和零值的剧增。然而,由于该方法需要较多参数,因此该模型的灵活性是以复杂性显著增加为代价的。另外,与通过例如核函数及相关方法计算分布函数的完全非参数方法相比,可能会略微降低参数方法的吸引力。

(四) 财富不平等的代内和代际因素

如上所述,财富数据及财富分布存在特殊性,但就评估不平等的分布类型而言,财富不平等也具有其特殊性。就代内生命周期来看,该特殊性与不平等比较中隐含的时间(年龄)因素有关,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什么样的财富差异将被视为真正的财富不平等。就代际间的财富相关性来看,遗赠和继承的作用不容忽视,因为财富分配过程中的这一代际传递分布结构问题有可能成为造成和维持财富不平等的推动力。

1. 财富不平等的代内因素: 年龄结构

财富的累积性使得研究净资产的年龄分布非常重要。生命周期模型预测财富在人一生中会形成驼峰(Davies & Shorrocks 2000)^[17]。经验证据也表明:资产通常在在职年龄时积累,并在退休年龄后下降;债务

① 参见 Kleiber & Kotz(2003)^[14]对所有这些分布的详细描述。

往往在成年时期达到高峰,并在老年时期大幅下降(梁运文等,2010^①)。这样,即便一个经济体中每个人除了出生日期外的其他所有方面(包括生命周期中的财富积累路径)都相同,人们仍会观察到纯粹来自这个生命周期过程的巨大财富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的程度将明显取决于年龄分布,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中某个时点财富不平等的大小是由社会的年龄结构决定的。因此,有学者提出,总体财富不平等并不是特别重要,应该研究生命周期的同一阶段(即相同年龄段)的人群内部财富不平等(Almas & Mogstad, 2012)^[19]。以往很多研究中对财富分布的年龄因素未加考虑,可能会增加个人或家庭之间的财富不平等,这一问题虽然也出现在收入分配分析中,但在财富不平等研究中更难以忽视。

许多学者提出了年龄调整不平等指数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个方法只是从总指数中清除出年龄效应而得出。例如 Paglin(1975)^[20]提出了一种简单的年龄调整基尼系数的方法。该方法不是通过洛伦兹曲线和完美平等的45度线之间的区域来估计不平等,而是通过计算其与分配给每个人所在的年龄组中的平均财富之后计算的洛伦兹曲线之间的区域。学者们对 Paglin 的提议是有争议的。1977年,1979年和1989年的《美国经济评论》随后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和答复,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并未从根本上反对调整年龄的基本思想。

上述提出的年龄调整方法的一个关键限制是,决定财富的其他因素需被忽略。如果这些其他因素与年龄无关是没有问题的。以教育为例,该因素既是收入和财富积累的决定因素,也与人口横截面的年龄密切相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Almas & Mogstad(2012)提出了假设除了所有人口的年龄以外,其他特征都保持在观测值,而财富的观测值是由平均财富所赋予的反事实值。这一反事实参考值捕捉到了年龄与其他因素之间关联的组成效应中的年龄财富差异。Almas & Mogstad(2012)还展示了基于将财富与年龄以及其他因素相关联的多元回归模型的预测进行反事实估计。

2. 财富不平等的代际因素: 遗赠和继承

财富分配过程中的财富代际传递问题不容忽视。Crawford & Hood(2016)^[21]发现,当使用市场可交易财富这一财富界定标准时,继承和金融赠予对财富分配具有均衡效应。然而,当采用增加了的包含公共和私人养老金财富估计的财富界定标准时,继承和金融赠予对财富分配的均衡效应则消失了。这些结果表明研究中更全面地分析包含养老金财富和遗赠在内的对财富分配影响的重要性。一旦可以通过养老金和遗赠“增加”可交易的财富,学者们就可以更好地评估终生收入分配情况,从而得出一些重要的政策建议。

遗产在财富积累中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可,但遗产对于财富分配是否具有均衡或分散的影响效应尚无定论。继承有可能会缩小财富不平等,因为它们占较贫穷家庭持有资产的较大份额,但也可能显著增加富人的财富,从而增加财富不平等。詹鹏和吴珊珊(2015)^[22]使用CFPS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继承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并不确定。与对中国的研究结论不同,Wolff & Gittleman(2014)^[23]报告了美国约有20%~30%的家庭财富来自遗赠和其他形式的财富转移,并发现继承对财富分配具有均衡效应。Boserup et al.(2016)^[24]使用丹麦财富登记册上的信息,发现遗赠减少了最高财富份额。根据Gokhale et al.(2001)^[25]的模拟,继承虽然也可以减少财富不平等,但是继承对财富不平等产生的作用有限,收入不平等是财富不平等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在建立较为科学的财富不平等理论中需要同时考虑继承与收入分配。

二、财富不平等的经验研究

(一) 数据来源及方法

在多种数据来源中,调查数据以及政府统计局和税务机关等官方信息来源仍然是有关个人财富持有量信息的主要来源。

表1搜集了包含净财富信息在内的二十多项主要调查。许多调查是纵向的(也称面板),一些调查则涵盖了数十年,对于家庭纵向研究来说,就可以在生命周期的大部分时间来观察财富(如CFPC、CHNS、PSID)。

^① 然而,李实(2000)^[18]的研究表明该种情形可能在中国存在特点,李实(2000)对1995CHIP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城镇户主一生中财产积累出现了两个高峰值,分别在45~49岁和60~64岁,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大多数发达国家存在的正统生命周期理论所预示的单驼峰的特点。梁运文等(2010)使用的数据与李实(2000)不同,他们使用的是奥尔多调查2005年、2007年的调查数据,发现我国城乡居民的财产分布与生命周期理论的预期一致,在50~60岁之间财产达到峰值,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呈倒U型曲线。

包括 SCF 在内的一些调查对富人进行了过采样,目的在于改善对财富分配顶端描述较为欠缺的状况。^① 虽然一些调查将个人作为财富调查单位,但大多数调查将家庭层面作为财富调查单位。前者的优点是,它可以计算仍与父母同住年轻人的个人财富。如德国的 SOEP 在个人层面收集资产信息,包括夫妻共同拥有资产所有权的比例等。

表 1 主要的财富调查

国别	调查名称	概况	调查年份	包含财富信息的年份	财富调查单位
美国	GSS (综合社会调查)	2008 年前为美国成年人的一个横截面数据,2008 年开始,采用一个组合的滚动面板和横截面样本	1972 至今	2006, 2014	个体
	PSID (收入动态面板研究)	美国家庭及其后代家庭的面板数据,有对低收入家庭的过采样	1968 至今	1984—1999 年间每 5 年一次,从那以后每隔一年一次	所有家庭/家户成员
	SCF (消费者金融状况调查)	美国家庭的横截面样本,有对富人的过采样	1983 至今	每 3 年一次	所有家庭成员
	HRS (健康和退休研究)	50 岁以上的美国成年人面板数据,有黑人和西班牙裔成人和佛罗里达州居民的过度抽样	1992 至今	每 2 年一次	所有家庭成员
中国	CHFS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中国微观家庭金融数据,包含家庭经济、金融行为的横截面数据	2011 至今	每 2 年一次	所有家庭成员
	CFPS (中国家庭面板研究)	中国社区、家庭及个人的样本,有对五个省的过采样	2010 至今	每 2 年一次	所有家庭成员
	CHIP (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包含针对城镇和农村住户的调查,2002、2007 年增加对流动人口的调查	1988 至今	1988, 1995, 2002, 2007, 2013	所有家庭成员
	CHNS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中国社区、家庭及个人的样本,有家庭及个人的面板数据	1989 至今	1989, 1991, 1993, 1997, 2000, 2004, 2006, 2009, 2011, 2015	所有家庭成员
澳大利亚	CGSS (中国社会综合调查)	中国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的横截面调查	2003 至今	2003, 2005, 2006, 2008, 2010, 2011, 2012, 2013, 2015	所有家庭成员
	HES/SIH (家户支出调查/收入和住房调查)	澳大利亚家庭的截面样本, HES 有对主要收入来源是政府养老金、福利或津贴的大都市家庭的过采样	HES: 1974 至今 SIH: 1994 至今	HES: 自 2003—2004 年以来每 6 年一次 SIH: 自 2003—2004 年以来每 2 年一次 (2007—2008 除外)	所有家庭成员
	HILDA Survey (澳大利亚家户、收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	澳大利亚家户面板数据	2001 至今	自 2002 年以来每 4 年一次	所有家户成员
加拿大	SFS (金融安全调查)	10 个省的加拿大家户的截面样本,有对高收入地区的过采样	1999 至今	每 7 年一次	所有家户成员
芬兰	HWS (家户财富调查)	4 年一次的芬兰家户滚动面板,有对高收入家户的过采样	1987 至今	自 1994 年以来每 3 年一次	所有家户成员
德国	SOEP (德国社会经济面板)	德国家户面板,后来增加了移民和高收入子样本	1984 至今	1988 年,以及自 2002 年以来每 5 年一次	所有家户成员
意大利	SHIW (家户收入和财富调查)	意大利家户的截面和部分面板数据	1965 至今	自 1991 年以来每 2 年一次	所有家户成员
日本	JHPS/KHPS (日本家户面板调查)	KHPS 和 JHPS 是 2014 年合并的日本家户独立面板数据, KHPS 在 2007 年和 2012 年增加了额外的样本	KHPS: 2004 至今 JHPS: 2009 至今	每年一次	所有家户成员
韩国	KLIPS (韩国劳动和收入面板研究)	韩国家户面板数据	1998 至今	每年一次	所有家户成员
瑞士	SHP (瑞士家户面板)	在瑞士居住家户的面板数据	1999 至今	2009, 2010, 2012, 2016	所有家户成员

① SCF 是美国搜集财富信息最详细的调查,因此该调查通常被用作判断其他调查中搜集财富数据有效性的基准。PSID 与 SCF 相比,至少在财富分布的第 95 个百分位数之前的数据质量相对更有优势 (Pfeffer et al. 2016) [26]。

国别	调查名称	概况	调查年份	包含财富信息的年份	财富调查单位
英国	BHPS (英国国家户面板调查)	英国国家户面板,1994年增加了青年组,1997年增加了北爱尔兰和英国的低收入样本,1999年增加了苏格兰和威尔士样本,2001年增加了北爱尔兰样本,2010年并入 UKHLS	1991至2008	1995年以来,每5年一次	所有家户成员
	UKHLS (英国家庭纵向研究)	英国国家户面板,有对原始样本中少数民族的过采样,2014-2015年新增移民和少数民族样本,于2010年并入 BHPS	2009至今	自2009—2010年以来,每4年一次	所有家户成员
	WAS (财富和资产调查)	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家户面板数据,每两年增加一些新样本,以保持具有截面代表性	2006至今	每2年一次	所有家户成员
	HFCS (家户金融和消费调查)	15个欧元区国家的家庭样本,包含一些国家的面板和对富人的过采样。从第二轮调查开始,样本扩大至包括17个欧元区成员国	2010/ 2011至今	每3年一次	所有家户成员
国际比较 数据库	ISSP (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30多个国家/地区所有成年人现有样本的协调版本	1985至今	2009	所有家户成员
	LWS/LIS (卢森堡财富研究/卢森堡收入研究)	LWS: 财富微观数据汇编自各国财富调查,并统一用于跨国研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德国、希腊、意大利、挪威、南非、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等国家一级的代表。目前正在协调奥地利、塞浦路斯、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数据集 LIS: 收入微观数据现已汇集49个国家和地区的收入数据,其中包含中国2002和2013的收入数据	LWS: 1995至今 LIS: 1967至今	每3至5年一次	所有家户成员
	SHARE (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情况调查)	20个欧洲国家和以色列的成年人面板数据,2017—2018年有7个新成员国	2004至今	每2年一次	同居者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1. 调查数据

关于财富的一些抽样调查通常具有半官方或官方背景,如中国的CHIP、美国的SCF和PSID、意大利的SHIW以及欧盟的HFCS。对于调查中的受访者未响应以及低报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采样等技术加以解决(如美国的SCF数据)。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使用来自行政记录的信息与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匹配以补充调查信息。

住户调查的主要优点是可以涵盖范围较广泛的人口代表性样本,更能够表征财富分布的中间和底部。调查数据虽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可得,但搜集财富数据显然比搜集收入数据更为困难和复杂,因为财富数据的性质及其分布加剧了抽样和非抽样误差问题。这里的抽样误差来自从高度分散的财富总体中的抽样结果倾向于低估不平等(该问题可以通过对财富顶部进行过采样来解决);而非抽样误差则来自受访者对资产(或负债)的未响应或误报,特别是受访者中富人对财富各项的未响应率可能较高,因此可能会低估财富集中度。

2. 行政管理数据

行政管理数据主要是指财富税数据、遗产税数据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行政管理数据来源特别强大,因为它们提供了基于税收登记的高质量财富数据,这些数据通常可以跟踪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的个人或家庭。如Hallsten & Pfeffer(2017)^[27]对瑞典的研究。较为详尽的财富税有诸如瑞典财政部的HINK数据库^①,其他形式对财富的征税也能产生宝贵的财富数据,尤其是涉及财富转移的税收数据(如继承税和房产税)^②。此外,行政管理数据有时还可以补充或替代财富调查数据。

行政管理数据的优点在于能较好地涵盖财富分配的顶部,但仍存在局限:(1)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有财富

① 财富税的逐步淘汰使得一些国家的这一数据来源不再可得(如瑞典自2008年以来的这个数据源不再可获得)(Hallsten & Pfeffer, 2017)。

② 如英国皇家税务与海关总署进行的个人财富调查(HMRC)。

税(仅西班牙、法国、挪威、乌拉圭等国家有);(2)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要缴纳税款,因此无法全面分析财富分配的中部和底部;(3)由于税收豁免,有多少比例的财富以及多少比例的人口被有效“遗漏”是使用该行政管理数据时面临的一个难题;(4)由于对许多资产是免征财富税的,因此难以全面了解财富分配。

3. 跨国比较数据

表1提到的一些跨国数据库有LWS/LIS、HFCS、SHARE以及ISSP等。这些数据库有助于许多西方国家财富差距的跨国比较,一些跨国数据库财富数据的可获得性甚至逐步扩大到了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Xie & Jin 2015)^[28],如LIS数据库就已经包含了中国2002年以及2013年的收入数据。当研究涉及财富不平等的国际比较时,尤其需要关注财富数据获取的方法,如在估计不同国家的资产时,应该使用官方汇率还是购买力平价(Davies et al. 2014)^[29]。此外,涉及可比性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专门的研究来解决,例如对HFCS数据的使用以及事后协调统一的二手微观数据库LWS都是通过专门的研究来应对数据的跨国可比性问题的(Sierminska et al. 2006)^[30]。

4. 基于资本收入数据的资本化方法

以上三种都属于直接获取数据的方法,而当不能直接获取财富数据的时候或者某些类型的资产很难识别或估值时,学者们可能会试图依靠观察财富留下的“痕迹”来获取数据,即资本化方法(根据观察到的收入流量推断资产价值的方法)。资本化方法的主要优点在于由于是基于收入数据计算的,收入数据比财富数据更易获取,且基于该方法的计算结果能较好地覆盖财富分布的顶部。主要的限制在于,与前文提到的财富税相似,也有存在对一些资产产生的收入免征税收。

除了以上4种方法,还可以使用高财富人员列表分析财富分布的上半部分,例如年度福布斯400榜单。该方法的缺点是榜单仅限于极少数顶级财富持有者并且具有非系统覆盖性。

总之,目前对于分析方法的使用仍然没有达成共识,这是因为基于不同的分析方法或数据来源,研究结果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其次,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有关财富不平等相关的经验证据仍然相对较少。

(二) 财富及财富不平等的影响因素

财富作为存量的特征使产生财富积累过程的经验分析复杂化,现有研究已经取得关于决定财富的关键特征的部分共识。

1. 财富积累的过程

财富的积累过程包含诸如收入水平、财富组成、家庭结构和婚姻状态等。

(1)就收入水平而言,一般认为,高收入水平与高财富积累水平有较强的关联性(Killewald 2013^[31];迟巍和蔡许 2012^[32])^①。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对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状况的担忧已经转向顶层收入和财富群体(Davies 2017)^[33]。学者们把研究集中在顶层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关系上,但是该研究的难点在于受制于所获数据较难可靠地捕捉到收入分配最高层(即最受关注的前1%的群体)的收入与财富分配状况。

(2)就财富组成而言,房产是中国城乡家庭财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甘犁等 2013;梁运文等 2010),房屋也是美国中等阶层家庭中最大的财富组成部分(Wolff 2016)^[34]。因此,房屋所有权在财富积累和扩大财富差距方面的作用引起了相当的学术关注。

(3)就家庭结构而言,当估计家庭结构对财富的影响时,与收入相似,两者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因为家庭结构可能会影响资金流入家庭以及家庭有关储蓄与投资组合的决定,同时家庭结构某种程度上又是由财富塑造的。

(4)就婚姻状态而言,已婚夫妇可能比未婚者积累更多的财富(陈彦斌 2008)^[35],只有一次婚姻的女性可能比离婚和再婚的女性拥有更多的财富。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的财富差异都不能完全用包括收入在内的其他特征来解释。

2. 影响财富可能的外生因素

与影响财富积累诸多过程的初步证据相比,各群体的财富持有差异已经确定。

(1)年龄。平均而言,财富在整个生命周期内至少增加到60岁左右(Wolff 1998)^[36],这再次说明了财富的累积性。此外,财富作为社会经济优势指标的这一角色可能会在生命过程中发生变化,如年轻人的净资

① 如果资产收入不包括在收入中,研究者们通常假定因果关系是从收入流向财富,而不是相反。

产低于年长的人,原因可能在于前者在当前正处于偿还教育负债的状态,因此前者当前的财富状况并不能代表他们的长期财富状况,这正与前文所述生命周期内财富积累的特点一致。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也期望能根据年龄异质样本对财富进行建模,以评估不同年龄组结果的稳健性。

(2) 社会出生。对代际财富流动性的少数现有估计表明,美国各代人的财富相关性大约为 0.3 至 0.4,类似于其他社会经济成就指标的代际相关性(Pfeffer & Killewald 2015)^[37]。这种代际转移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过程进行。直接过程是指通过继承。在美国这种直接转移解释了财富代际相关性的不到 20%(Charles & Hurst 2003)。间接过程是指父辈的财富会使子辈获得更好的教育,教育解释了财富代际相关性的 1/4(Pfeffer & Killewald 2015)。此外,这种财富代际相关性的间接过程也有可能是通过收入代际相关性进行的(Charles & Hurst 2003)^[38]。

(3) 教育。教育与更多和更快的财富积累相关(陈彦斌 2008^①;费舒澜 2017^[39])。虽然教育与财富积累的关系显著,但学术界对其基本作用机制的研究却较少。这是因为利用当前收入对累积财富进行建模具有较大的挑战性,教育是前期收入流影响的结果,这些前期收入流并不能由当期收入流所捕获。

(4) 性别。女性的平均财富水平低于男性(费舒澜 2017),收入和就业差异在解释该差距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此外,女性更偏好较安全、低收益资产的投资这一因素也可能对解释该差距有所贡献。Sierminska et al. (2010)^[40]使用德国的 SOEP 数据发现已婚男女之间的贫富差距绝对值很大。Chang(2010)^[41]使用美国调查中的定性数据证明,妻子通常对婚内财富的获取和控制较少。这些发现质疑了通常假设家庭财富在配偶或伴侣之间平等分享的假设。总之,未来需要更多个人水平上的财富调查,这可以促进性别角度的个人财富研究。

3. 影响财富宏观方面的因素

经济环境和经济体制等宏观因素也影响财富水平及其不平等。经济环境为诸如通货膨胀、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收益率大小、经济大衰退等因素;经济体制则为诸如城乡财产差距的制度性因素(如土地制度和金融体制等)。就通货膨胀来说,陈彦斌(2013)^[42]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的发生会使中国城镇穷人家庭的净资产减持比例远高于富人家庭,同时农村家庭将遭受到较城镇家庭更高的福利损失。Doepke & Schneider (2006)^[43]发现通货膨胀有利于较年轻的家庭以及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状况,而不利于年老的家庭和富裕家庭的财富积累。

与收入分配不同,财富水平及其不平等的更具体的体制和经济决定因素尚未确定(Semyonov & Lewin - Epstein 2013)^[44]。财富分配跨国差异的原因也需要进行跨国比较来解释,确定财富积累模式是如何通过宏观层面的因素形成的,如特定的国家福利安排(如公共养老金制度)对财富分配差异的影响。

4. 政策因素

穷人财富的积累问题是各国所关注的研究领域。政府转移计划可能会通过减少储蓄激励,或鼓励因资产投资而动用储蓄,从而影响家庭财富。税收政策是针对财富分配的另一端,如继承税和财富税(Piketty, 2014)^[45]。这些为进一步的财富分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

以上因素与财富积累联系起来的因果渠道的研究可能是未来我们需要关注的研究热点。

(三) 关于财富不平等的估计结果

1. 单国研究

对发达国家的国别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较为缺乏。对发达国家的国别研究主要有:美国(Saez & Zucman 2016)^[46]、法国(Frémeaux & Piketty 2013)^[47]、英国(Hills et al. 2013)^[48];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主要有:印度(Subramanian & Jayaraj 2008)^[49]、埃及(Alvaredo & Piketty 2014)^[50]、中国(李实等 2000, 2005^[51]; Li & Zhao 2008^[52]; He & Huang 2012^[53]; Ward 2014^[54])。在上述研究中,对大多数 OECD 国家的贫富差距得出一些共识,在过去 30 年间许多 OECD 国家收入差距显著上升,但与此相比,财富差距上升的速度相对缓慢。影响这些 OECD 国家财富差距的主要因素有诸如公共政策、养老金以及遗产税的征收等。对发展中国家研究的结果虽然未达成一致,但是多数研究支持收入不平等和财富的集中度都有较快上升的观点。

① 实际上陈彦斌(2008)的研究中,城镇的实证结果支持了教育程度与财富积累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农村的研究结果并不支持,这与李实(2000)的研究结果类似,但李实也强调了,未来劳动力市场竞争也越来越不利于缺少必要人力资本的就业者。

对中国的研究中主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包括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在内的中国贫富差距在上升。李实等(2000)利用CHIP1995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配差距超过了收入分配差距,而且从长期趋势上可能会出现加速扩大势头。此外,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强相关性会使得财产差距扩大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主导因素。Li & Zhao(2008)利用1995年和2002年的CHIP数据,结果显示中国的财富分配变得更加不平等,这一扩大趋势主要来自城乡之间差距的急剧拉大。He & Huang(2012)利用CHIP数据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财产权的转变在不同职业群体以及在不同工作组织中工作的群体间引起了更大的财富不平等。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虽然扩大了,但财富差距在下降。Ward(2014)利用CHNS数据研究发现虽然经济改革之后收入不平等扩大了,但财富不平等近年来一直在下降,这表明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好处被广泛共享。

此外,还有研究是针对中国财富不平等变动的原因分析,学者们主要从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Kraay, 2000)^[55]、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Meng, 2007)^{①[56]}、住房价格上涨(陈彦斌和邱哲圣, 2011)^[57]、家庭资产结构(李凤等, 2016)^[58]、户主的政治身份(巫锡炜, 2011)^[59]以及关系(何金财和王文春, 2016)^[60]等方面进行探讨。

2. 跨国研究

相对于较为丰富的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财富的跨国比较则较为缺乏,财富的跨国比较大多集中于发达国家间的比较研究(Sierminska et al., 2006; Davies et al., 2007; Piketty & Saez, 2014; Cowell et al., 2017^[61])。如Davies et al. (2007)发现17个OECD国家中财富最高10%的人口占有39%~76%不等的社会总财富,财富基尼系数介于0.55~0.81之间(其中美国和瑞典的财富差距较高),而用可支配收入计算的这17个OECD国家的收入基尼系数则仅为0.30~0.50之间。Sierminska et al. (2006)采用不同的数据和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跟Davies et al. (2007)的研究高度相关。Davies(2009)^[62]分析了瑞典比大多数OECD国家财富差距更高的原因,认为瑞典丰厚的养老金对储蓄起到抑制作用造成瑞典的财富差距较大。

中外财富差距跨国比较研究相对较少,罗楚亮等(2009)^[63]认为虽然多数发达国家的财产分布具有较高的不均等性,但是从长期变化趋势上看,不均等程度具有比较强的稳定性,尽管中国居民财产差距并不很高,但不均等性程度的上升速度却是值得注意的。另外,我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城乡之间的财产差距越来越大,其上升趋势值得重视。近年的一项研究,Piketty et al. (2017)^[64]运用国民收入、住户调查、财产数据以及税务数据得到了1978—2015年中国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情况,研究表明中国财产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了欧洲,接近美国。

三、总论与研究展望

(一) 总结

对财富不平等的关注被越来越多富裕阶层财富集中的证据积累所推动(Piketty, 2014; Saez & Zucman, 2016)。然而,衡量财富不平等不仅仅是估算顶层财富份额大小的问题。考虑到这一点,本综述涵盖了可用于分析财富不平等更广泛的概念和工具。除了较为丰富的财富不平等的理论问题,还对财富不平等的数据来源、方法及影响因素等经验研究进行了梳理。

首先,就财富不平等的理论研究而言,研究财富不平等在很多方面与收入不平等类似,但它们并不相同。虽然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方法已较为完善,但具体到财富不平等度量的相关理论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界定财富的关键概念;如何处理财富分布中存在大量负值(即负债超过资产价值)的问题;代内生命周期积累动态的重要性以及代际间的财富相关性。用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包括:科学地界定财富的关键概念;标准的财富不平等测度工具的使用;对财富分布的经验调整以及使用函数形式对财富分布的某一部分进行建模;考虑财富不平等的代内和代际因素;关注顶层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关系等。

其次,就财富不平等的经验研究而言,由于可获财富调查数据的增加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从而有条件对

① Meng, Xin(2007)认为中国改革前的时代(1978年前)社会福利制度为每个城市居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确保终身就业,全力支持家庭医疗费用,全额资助老年养老金,极低租金的公共住房和免费儿童上学。因此,缺乏预防、生命周期或遗赠动机的需要。

许多财富不平等问题进行经验研究,并纳入行政数据和其他非调查数据来源来补充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此外,对于财富不平等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取得了有效进展,现有研究已经出现关于决定财富关键特征的部分共识。

(二) 研究展望

1. 关于财富及财富不平等影响因素的传导机制问题

(1) 目前,研究者对财富及其不平等影响因素的异质性以及这种异质性对不同群体财富影响的差异知之甚少。需要进一步确定内生过程(如收入水平、投资组合、房屋所有权和婚姻状态)与财富的因果作用,阐明由社会出生、教育和性别导致财富差距的作用机制。

(2) 财富与收入的关系问题可能需要特别关注,随着顶层财富和顶层收入强相关性相关证据的出现,^①财富与顶层收入之间的关系问题引起了相当的学术关注,特别是顶层收入份额的增长与财富及收入集中到顶层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是需要进一步分析的一个重要领域。

(3) 继承在家庭财富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继承模式在财富积累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由于数据的缺乏,这项工作可能值得采用一些合理的估算方法进一步分析。

2. 关于财富及财富差距的跨国比较问题

(1) 未来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解释财富的跨国差异。国际比较研究可以帮助理解和揭示财富水平,代际财富流动性和财富不平等的宏观决定因素,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城乡财产差距问题以及税收政策(如累进所得税)等公共政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这些国际比较有助于总结异同,了解各国公共政策实施效果,得出有益启示。

(2) 将养老金财富纳入财富概念并进行国际比较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研究领域。当前对该问题的研究缺乏更详细的数据支撑。以可比较的方式来估算各国公共养老金的财富,可以揭示缺乏资金支持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所谓“隐性责任”的含义,并通过研究公共养老金是否具有推动社会财富均等化的作用来推动政策讨论。

3. 关于财富不平等的经验研究与政策探讨

在经验研究中,是否应根据家庭规模调整财富以适当捕捉家庭的经济福利缺乏共识(Jäntti et al., 2013)^[66]。随着个人资产的汇集,婚姻可能会与更多的财富联系起来。如果家庭像收入一样实现财富规模经济的话,对财富规模收益的考虑仍然是有意义的。未来的研究需要为按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估算财富收益的影响建立合适的调整规则。

就政策探讨来说,近几十年来中国的财富差距扩大迅速,寻找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政策因素,借鉴他国处理财富差距问题时的有效政策手段,了解其实施效果,对此认真研究基于中国国情的政策可行性,为逐步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寻找有效方案,并把收入与财产分配领域的改革同其它领域的改革有效协同推进。

虽然财富不平等研究的发展轨迹较难预测,但是鉴于现有数据的迅速增加和研究方法的进步,这一进展无疑将继续下去。由于财富不平等在全球达到新的高度,在21世纪会有充足的空间和迫切需要增加对财富研究的学术关注。

参考文献:

- [1] Killewald A, Pfeffer F T, Schachner J N. Wealth Inequality and Accumulation[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7(1): 379-404.
- [2] Piketty T.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3] 罗楚亮. 我国居民收入分布与财产分布的极化[J]. 统计研究, 2018(11): 83-92.
- [4] OECD. OECD Framework for Statistic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Consumption and Wealth[R]. OECD Publishing,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3.

^① 如在中国,2014年财富分布顶端25%的家庭中有51.2%的家庭同时也处于收入分布的25%的顶端,而处于财富分布中间阶层(25%-75%)的家庭中也处于相同收入分布的家庭仅为32%左右(靳永爱 and 谢宇,2017)^[65]。

- [5] Cowell F, Van Kerm P. Wealth Inequality: A Survey [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15(4): 671 – 710.
- [6] 梁运文, 霍震, 刘凯. 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实证研究 [J]. *经济研究* 2010(10): 33 – 47.
- [7] 甘犁, 尹志超, 贾男, 徐舒. 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及住房需求分析 [J]. *金融研究* 2013(4): 1 – 14.
- [8] Amiel Y, Cowell F A, Polovin A. Inequality amongst the Kibbutzim [J]. *Economica* 1996(6): 63 – 85.
- [9] Chotikapanich D, Griffiths D, Prasada Rao, Valencia V. Global Income Distributions and Inequality 1993 and 2000: Incorporating Country – level Inequality Modeled with Beta Distributions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2(1): 52 – 73.
- [10] Vermeulen P. How Fat is the Top Tail of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8(2): 357 – 387.
- [11] Clementi F, Gallegati M. Power Law Tails in the Italian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J]. *Physica A: Statistical Mechanics and Theoretical Physics* 2005(2): 427 – 438.
- [12] Chakraborti A, Patriarca M. Gamma – distribution and Wealth Inequality [J]. *Pramana* 2008(2): 233 – 243.
- [13] Singh S K, Maddala G S. A Function for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 *Econometrica* 1976(4): 963 – 970.
- [14] Kleiber C, Kotz S. *Statistical Size Distributions in Economics and Actuarial Sciences* [M]. New Jersey: Wiley Series in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2003.
- [15] Dagum C. A Study of the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Wealth and Human Capital [J].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1999(113): 231 – 268.
- [16] Jantti M, Sierminska E, Van Kerm P. Modelling the Joint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J]. *Research on Economic Inequality* 2012(7): 283 – 301.
- [17] Davies J B, Shorrocks A 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Its Evolution [J]. In *Handboo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2000(1): 605 – 675.
- [18] 李实, 魏众, B. 古斯塔夫森. 中国城镇居民的财产分配 [J]. *经济研究* 2000(3): 16 – 23 + 79.
- [19] Almas I, Mogstad M. Older or Wealthier? The Impact of Age Adjustment on Wealth Inequality [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1): 24 – 54.
- [20] Paglin M. The Measurement and Trend of Inequality: A Basic Revision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5(65): 598 – 609.
- [21] Crawford R, Hood A. Lifetime Receipt of Inheritanc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England [J]. *Fiscal Studies* 2012(1): 55 – 75.
- [22] 詹鹏, 吴珊珊. 我国遗产继承与财产不平等分析 [J]. *经济评论* 2015(4): 83 – 95 + 147.
- [23] Wolff E N, Gittleman M. Inheritanc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or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Great Inheritance boom?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14(4): 439 – 468.
- [24] Boserup S H, Kopczuk W, Kreiner C T. The Role of Bequests in Shaping Wealth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anish Wealth Records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6(5): 656 – 661.
- [25] Gokhale J, Kotlikoff L J, Sefton J, Weale M. Simulating the Transmission of Wealth in Equality via Bequest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1(1): 93 – 128.
- [26] Pfeffer F T, Schoeni R F, Kennickell A, Andreski P. Measuring Wealth and Wealth Inequality: Comparing two U. S. Surveys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2016(2): 103 – 120.
- [27] Hallsten M, Pfeffer F T. Grand Advantage: Family Wealth and Grand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Swede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7(2): 328 – 60.
- [28] Xie Y, Jin Y. Household Wealth in China [J].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5(3): 203 – 229.
- [29] Davies J B, Lluberas R, Shorrocks A F.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4* [R]. The Year in Review,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2014.
- [30] Sierminska E, Brandolini A, Smeeding T M. The Luxembourg Wealth Study – across – country Comparable Database for Household Wealth Research [J].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2006(4): 375 – 383.

- [31] Killewald A. Return to Being Black ,Living in the Red: a Race Gap in Wealth that Goes Beyond Social Origins [J]. *Demography* 2013(4) : 1177 – 1195.
- [32] 迟巍 ,蔡许许. 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与贫富差距的实证分析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2) : 100 – 112.
- [33] Davies J B ,Fortin N M ,Lemieux T. Wealth inequality: Theory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7(12) : 1224 – 1261.
- [34] Wolff E N. Household Wealth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62 to 2013: What Happened Overthe Great Recession? [J].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016(6) : 24 – 43.
- [35] 陈彦斌. 中国城乡财富分布的比较分析 [J]. *金融研究* 2008(12) : 87 – 100.
- [36] Wolff E N. Recent Trends i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3) : 131 – 150.
- [37] Pfeffer F T ,Killewald A. How Rigid is the Wealth Structure and Why? Inter – and Multigenerational Associations in Family Wealth [J].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Research Report* 2015(9) : 15 – 845.
- [38] Charles K K ,Hurst E. The Correlation of Wealth Across Generation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6) : 1155 – 1182.
- [39] 费舒澜. 禀赋差异还是分配不公——基于财产及财产性收入城乡差距的分布分解 [J]. *农业经济问题* , 2017(5) : 55 – 64 + 111.
- [40] Sierminska E M ,Frick J R ,Grabka M M. Examining the Gender Wealth Gap [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 2010(4) : 669 – 690.
- [41] Chang M L. Shortchanged: Why Women Have Less Wealth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42] 陈彦斌 ,陈伟泽 ,陈军 ,邱哲圣. 中国通货膨胀对财产不平等的影响 [J]. *经济研究* 2013(8) : 4 – 15 + 130.
- [43] Doepke M ,Schneider M. Inflation and the Redistribution of Nominal Weal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2006(6) : 1069 – 1097.
- [44] Semyonov M ,Lewin – Epstein N. Ways to Richness: Determina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in 16 Countries [J].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3(6) : 1134 – 1148.
- [45] Piketty T ,Saez E. Inequality in the Long Run [J]. *Science* 2014(4) : 838 – 843.
- [46] Saez E ,Zucman G.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tax Data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2) : 519 – 578.
- [47] Frémeaux ,N ,Piketty T. GINI country report: Growing Inequalities and Their Impacts in France [R]. *GINI Country Repoerts* 2013 ,1.
- [48] Hills J ,Bastagli F ,Cowell F ,Glennester H ,Karagiannaki E ,McKnight A. Wealth in the UK: Distribution ,Accumulation and Polic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49] Subramanian S ,Jayaraj D.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in India [J].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 112 – 133.
- [50] Alvaredo F ,Piketty T. Measuring Top Incomes and Inequality in the Middle East: Data Limitations and Illustration with the Case of Egypt [J]. *CEPR Discussion Paper* 2014 ,p10068.
- [51] 李实 ,魏众 ,丁赛. 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其原因的经验分析 [J]. *经济研究* 2005(6) : 4 – 15.
- [52] Li S ,Zhao R.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China 1995 – 2002 [J].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 : 42 – 68.
- [53] He X ,Huang Z. Ownership Restructuring ,Marketization and Wealth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1995 and 2002 [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2(5) : 37 – 62.
- [54] Ward P. Measuring the Level and Inequality of Wealth: An Application to China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4(4) : 613 – 635.

- [55] Kraay A.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0(3): 545 – 570.
- [56] Meng X. Wealth Accumula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Urban China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7(4): 761 – 791.
- [57] 陈彦斌, 邱哲圣. 高房价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率和财产不平等 [J]. 经济研究 2011 46(10): 25 – 38.
- [58] 李凤, 罗建东, 路晓蒙, 邓博夫, 甘犁. 中国家庭资产状况、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J]. 管理世界 2016 (2): 45 – 56 + 187.
- [59] 巫锡炜. 中国城镇家庭户收入和财产不平等: 1995 – 2002 [J]. 人口研究 2011 35(6): 13 – 26.
- [60] 何金财, 王文春. 关系与中国家庭财产差距——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 (5): 29 – 42.
- [61] Cowell F, Nolan B, Olivera J, Van Kerm P 2017. Wealth, Top Incomes and Inequality [M]. LWS Working papers 24, LIS Cross – National Data Center in Luxembourg 2017.
- [62] Davies J B. Wealth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63] 罗楚亮, 李实, 赵人伟. 我国居民的财产分布及其国际比较 [J]. 经济学家 2009(9): 90 – 99.
- [64] Piketty T, Yang L, Zucman G.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15 [R]. NBER Working Paper 2017, No23368.
- [65] 靳永爱, 谢宇. 家庭财产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66] Jäntti M, Sierminska E, Van Kerm P. The Joint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Research on Resident Wealth Inequality

CHEN Yi, DAI Xueting, ZHONG Chuchu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815, China)

Abstract: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s a hot issue of social concern.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study of wealth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s a central issue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there have been important new developm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challenges in key concepts, basic modeling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this field. This paper makes a review on the measurement of wealth inequal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alth distributi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ergenerational factors of wealth inequality, and the status quo of wealth ine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it makes a reasonable prospect for future research on wealth inequality. In particular, the paper points out some key areas that need special attention in future wealth research, such a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factors affecting wealth and wealth inequality, the cross – country comparison of wealth and wealth gap, and the discussion of policies to deal with wealth inequality.

Key words: Wealth Inequality; Pareto Distribution; Life Cycle Model; Top Income; Wealth Accumulation Process

(责任编辑: 黎 芳)